

宁钝斋杂著

莫砺锋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钝斋杂著 / 莫砺锋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2.10

(学人随笔)

ISBN 978-7-5506-1511-3

I. ①宁… II. ①莫…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1662号

- | | |
|---------|--|
| 书 名 | 宁钝斋杂著 |
| 著 者 | 莫砺锋 |
| 责 任 编 辑 | 郭馨馨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邮编:210038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2.375 |
| 字 数 | 299千字 |
| 版 次 |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511-3 |
| 定 价 | 39.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68037411)

序

自从端上中文系教师这个饭碗,就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在撰写学术论著及编写教材之余,也难免要写些其他文字。时间长了,竟也聚沙成塔,积累了二十万字的文稿。承凤凰出版社姜小青先生的好意,让我把这些文字编集付梓。时下的出版界颇为青睐学者笔记一类图书,在我的藏书中就不下十种,眼前的书案上正放着两本,一本是卞孝萱先生的《冬青书屋笔记》,另一本是王水照先生的《半肖居笔记》,它们都属于东方出版中心所出的“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翻开卞先生的书,全部文章都与学术有关,与他的学术论文毫无二致,不过篇幅较为短小而已。王先生的书内容要复杂一些,但也以论学为主,只有“学人剪影”和“人文记游”两卷稍稍越出学术之外。凤凰出版社邀我编集,当然也是希望专收学术随笔的。但是有违出版社的初衷,编入本书的文稿五十余篇,其零乱程度相当惊人。首先是篇幅长短参差不齐,最长的《程千帆评传》接近三万字,最短的《也谈关于“台城之炬”的误解》只有三百字。其次是内容芜杂忽东忽西,既有状似学术论文的《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也有与学术关系不大的《访台散记》。况且还有几篇讲话稿,更难归入“笔记”或“随笔”之类。正因如此,我颇想把本书题为“杂文”,因为这些文字确实芜杂不堪,但是

“杂文”一词现在已是陈义甚高的专门名词，试看《汉语大词典》对“杂文”的权威定义：“现代散文中的一类，为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活泼、锋利、隽永、富有战斗力为其特点。”我的文章显然毫无这种“战斗力”。“杂文”既不能用，便想改成“杂著”，《汉语大词典》释其名曰：“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不拘体例的著作。”这个涵义混杂的名词正与拙著芜杂的内容相合。承蒙出版社的宽容，同意我使用这个与本辑随笔丛书中的其它各书不同的书名。这不是我有意要与众不同，而是本书的内容实在过于芜杂，很难题作“笔记”或“随笔”，读者谅之。

本书既然收入这套“学人随笔”丛书，便不宜径以作者姓名为书名。据王水照先生说，东方出版中心策划“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时，便规定“以斋名、室名为书名”。无独有偶，凤凰出版社即将与拙著一起推出的顾农先生的著作，便题作《四望亭文史随笔》。可是我本是俗人一个，从未取过什么斋名、室名，我以往发表的一切文字都老老实实在地署着我的姓名。几年前出了一本诗话也题作《莫砺锋诗话》，还在跋中宣称今后仍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没想到言犹在耳，就要为了一个书名而取斋名了。要是让庄子笔下的罔两知道了，肯定要嘲笑我：“何其无特操与？”当然，取个斋名并非难事，从我的姓名便可联想到一个。当年先父为我起名“砺锋”，是连同“莫”这个姓氏一起考虑的。先父一心希望我愚钝得福，故嘱我切勿砥砺锋芒。没想到“事乃有大谬不然者”，近年来竟然常常有人来问我的名字是否与“宝剑锋从磨砺出”这句话有关。既然我反复解释不胜其烦，不如自号“宁钝翁”，来表明决不想砥砺锋芒的意思，以绝他人之疑。当然“宁钝翁”也可解作“南京的愚钝老翁”，我虽不是南京人，却已在石头城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又年逾耳顺，以此为号应不算僭越。“宁钝翁”的书斋便是“宁钝斋”，我的小书便可题作“宁钝斋杂著”了。严复有言：“一名之立，旬月

踌躇。”他是说的翻译之难,没想到我起个书名也大费周折!

收入本书的文字内容杂乱,我勉强把它们分成六辑:第一辑是怀人之文,共十一篇。前面五篇都是怀念先师程千帆先生的,第六篇则写程先生的两位夫人。另外五文分别怀念孙望先生、萧涤非先生、郭维森先生、苏州中学的校友(其中既有存者,也有亡者),以及英年早逝的门人吴建辉博士。东坡诗云:“存亡惯见浑无泪。”我也算是存亡惯见之人了,眼中虽然无泪,心底的怀念却从未稍减,故存此辑以示纪念。

第二辑是短论,共十二篇。学术论文本来不应有形式上的规定,只要言之有物,长短皆宜。引文、注释的格式也不必定于一尊。可是近年来各类学术评估愈益频繁,评估标准则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于是论文的内容越来越浅薄、无聊,形式上的规定却越来越严格、精密。有许多洋洋洒洒且在形式上无懈可击的学术著作,其实只是余光中所说的“瞎说猪炸”而已。本辑所收的短论大多不符合现今管理体制下关于论文形式的种种规定,难以进入学术著作的大雅之堂,故尔编入本书。

第三辑是讲话稿,共十一篇。其中既有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稿,也有接受采访的记录稿,总之都是先作口头表达再记录成文字的。其中仅有三篇是事先写了稿子到会场上去读的,其余的都是根据现场的录音记录整理而成。有几篇讲话稿在网络上流传颇广,但文字有点走样,现在收入本书,借此提供一个准确的文本。

第四辑是序言,共八篇。我一向不喜为人写序,我本人的著作也从不请人作序。但凡事皆有例外,本辑中有五篇序言即是应人之邀而写,例如《杜醇》的作者卢国琛先生是位年臻耄耋的长者,他来信请我作序,我实在不好推辞。又如《凝眸》是南大中文系的学生刊物,担任编辑的同学来向我索序,我当时正任系主任,推辞的话就怎么也不

出口。其余三篇是我本人所编之书的序言或前言,因原书并非我的独著,故一并抽出编入本书。

第五辑是书评,共七篇。这些书评有褒有贬,观点当然不尽妥当,但自信褒者并无溢美之词,贬者亦非吹毛求疵。另有一篇谈自己撰写《浮生琐忆》的体会,因无法归类而姑且收于本辑。

第六辑是与台湾有关的短文,共五篇。其中有两篇谈台湾的中文系科及学科评鉴,对大陆同行或稍有参考价值。其余三篇则是访台偶有所感而写的短文,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些短文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涉及台湾的中文学界,故一并收入本辑。

有一个情况要向读者坦白:本书所收的文章在内容上稍有重复,比如关于程千帆先生的几篇,又如关于治学方法的几篇。我很想对它们进行删削,但删节以后上下文很不连贯,影响阅读,故保存原貌,并向读者致歉。

总而言之,本书所收的文字长长短短,形形色色,颇像一家杂货店里的货物。要是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一定会羞于示人。但我从来就不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近年来还时时写些非学术性质的文字,故不揣浅陋,欣然接受凤凰出版社的约稿,将这些芜杂零乱的文字編集付梓。要是读者朋友不嫌弃店小货杂的话,就请走进来随意瞧瞧吧!

是为序。

2012年2月20日于南京美林东苑寓所

目 次

序	001
---------	-----

第 一 辑

程千帆评传	003
莫信诗人竟平淡	040
好老师,好学生	
——敬悼吾师程千帆先生	048
珞珈山下的哀思	052
密旨深衷皆肺腑,长书短简俱文章	
——读《闲堂书简》	055
我的两位师母	
——沈祖棻与陶芸	060
对一位蔼然长者的琐忆	066
萧涤非先生的一份论文评语	
——为纪念萧涤非先生诞辰 100 周年而作	070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郭维森先生	073
我和苏州中学的校友	077
悼吴建辉博士	081

第二辑

新旧方法之我见	085
陶渊明的无弦琴	091
桃花源与瓦尔登湖	095
死后是非谁管得	100
柳宗元《渔翁》诗的结尾	110
“粗服乱头”不是对李后主词的贬词	114
宋诗研究的成就与展望	116
“九僧”与“四灵”	122
陆游诗中的自画像	127
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	133
也谈关于“台城之炬”的误解	143
关于《汉语大词典》“书证迟后”问题的管见	144

第三辑

请敬畏我们的传统

——在“中国语言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 讲话	149
--	-----

故纸堆映出的时代折光	159
------------------	-----

功底与眼光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漫谈	170
--------------------	-----

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谈	182
-----------------	-----

无心插柳柳成荫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访谈录	202
----------------------	-----

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大会上的发言	224
----------------------------	-----

在两岸三地清词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229
在“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研讨会上的致辞	233
在周勋初先生八秩华诞庆祝会上的讲话	237
在 2009 年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42
在 2011 年南京大学庆祝教师节大会上的讲话	244

第 四 辑

“凝眸”赞

——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物《凝眸》献辞	249
《杜醇》序	252
《杜诗的音乐世界》序	254
《神女之探寻》序	262
《学文》序	265
《宋诗精华》前言	268
《我见青山多妩媚》导言	283
诗歌是闹市中的精神绿洲	
——邝龔子《十二霞峰》序	288

第 五 辑

重读《古诗今选》	293
读《潘天寿诗存校注》	304
书香人生	
——评徐宗文《曲士语道》	327
评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331
评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	339

雨夜读书忆苏州

——由《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引起的遐想	347
我为什么写《浮生琐忆》	352

第 六 辑

台湾中文系掠影	359
台湾大学的学科评鉴	371
台湾的清华园	378
访台散记	381
夏季到台北来看雨	385

第一辑

程千帆评传

题记：砺锋自一九七九年负笈南京大学，立雪程门已逾廿载。亲承音旨，稍窥门墙。今蒙《学术界》编辑之约，简述千帆师生平，亦论及其学术，故遵时下惯例，名曰“评传”。

—

一九三二年夏，刚满二十岁的程千帆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由于他在中学时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所以对化学极有兴趣，成绩也很好，就到化学系去报名。没想到当时金大各个系的学费标准是不同的，化学系的收费很贵，要一百多元钱。而程先生的父亲正失业，家中贫困，无力负担这么高的学费。他遍查各系的收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一半的钱，就改报了中文系。虽然程先生进入金大后仍然选修过著名化学家戴安邦教授的课，而且直到晚年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路遇戴先生时仍敬执弟子礼，但他一生所从事的专业却成了文史而非化学。程先生没能成为一位化学家，这也许是出于偶然。但他成为著名的文史学者，却是出于必然。因为他自幼就在文史方面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早就打下了

坚实的学术基础。

程先生原籍湖南宁乡,但在上代已迁居长沙。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程先生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当时的程家相当清贫,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他的曾祖父霖寿先生,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他的习作曾蒙叔祖奖誉,批语曰:“诗笔清丽,自由天授。”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不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俗学”作教材,而是要求学生直接读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他在讲授时则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以及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总之,君硕先生的设想是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文化知识都教给学生。在科举制度早已废除、新式学校已经出现的当时,这种教学方法也许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对于日后将成为专治古代文史的专家来说,这种艰苦、繁重而且乏味的学习却是非常有益甚至是必须的。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程先生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代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具有感性的深刻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在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时隔五六十年之后,当程先生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攻读古代文学时,他不像有的老师那样只以指导学生写学位论文为要事,而是在选定论文题目之前先布置一批必读书目,例如一九八二年入学的博士生的必读书目是《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选》、《文心雕龙》等八部书。程先生常说:“对学生要加以友善的压力。”这张书单就

是压力的具体表现,而设置书单的良苦用心正是要传授他自身成功的经验。研究生们为了这张书单当然是“吃尽苦头”,但正是这张书单使他们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所以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后劲较足。现在,“程门弟子”已成为学术界刮目相看的一支新生力量,这与程先生开设的书单密切相关。

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20世纪30年代南京的大学中,大师云集。由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教授可以互相兼课,所以程先生得以向两校众多的名师请益。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学问大进。他在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在大学四年中,我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如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见《闲堂自述》,载《文献》1992年第2期)于是,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当然,他用力最勤、获益最丰的则是诗学。

程先生不是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旧式学究,他是紧跟时代脚步的新型学者。他的气质中兼有学者的严谨、深刻和诗人的灵性、敏感。虽然他从小就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但在金大求学时更醉心于新诗创作。他与同学孙望、友人常任侠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土星笔会,

还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诗帆》虽然只办了十七期就因故停刊了,但程先生已在上面发表了四十五首新诗,显示出他对新诗的热情。可惜后来他像闻一多一样,“勒马回缰作旧诗”了,但这些后来被陆耀东教授编入《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的少作已在新诗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

才气横溢的程先生赢得了正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著名才女沈祖棻的青睐,由于志同道合,他们很快就相爱了。程、沈的结合在学界传为佳话,堪称天作之合的这对夫妇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但在诗词写作中有琴瑟唱和之乐,而且在学术上互收切磋之益。可惜后来他们与祖国一样经受了漫长的苦难命运,终于使沈祖棻写出了“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沈祖棻诗词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的沉痛诗句,这是当时始料不及的。

一九三六年,程先生自金大毕业,回母校金陵中学任教一年。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此后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直到一九四〇年才重归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一年以后,又先后任教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武汉大学任副教授,从此在珞珈山下生活了三十二个年头。一九四七年他升任教授,后又任中文系系主任。解放后,程先生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积极地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并积极地按照新的教育方针来安排中文系的工作。此时的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一九五四年,他与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交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古典诗歌论丛》。这是程先生平生诗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

示,也是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最早范例。沈祖棻在此书后记中指出:“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这种方法后来在程先生的著作和言论中曾得到过许多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贯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精髓,是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此时的程先生尚不到四十岁,正处于精力弥满的盛年,如果他能在常态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将在学术上获取何等丰硕的成就!可是,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转眼到了一九五七年,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古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程先生曾经历了漫长的旧社会,他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社会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则充满了希望。他又是一位秉性正直、刚肠疾恶的人,所以当他听到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后,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已的意见都说出来了。谁想到这竟是意在“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呢?于是,程先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视为人民之敌的“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他像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此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从此不能再登上讲坛了,一位才华横溢且正当盛年的学者从此不能再平静地安坐在书斋里了。他的学术生涯中突然出现了长达十八年的断层,而他发韧初试、已初见成效的学术方法也突然被埋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